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刘再复
中国贵族精神

甘阳

第二次

从富强

蒋勋

衣食住

美在味

王康

世界因书而中

世紀大講堂

从富强 到文雅

王鲁湘 主持

何怀宏
社会道德变迁

朱大可
历史与现状

龚鹏程
的隐忧

周桂钿
文明之渊

童世骏
人的精神困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NG SU WEN YI PUBLISHING HOUSE

卷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世纪
大講堂

从富强 到文雅

王鲁湘 主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大讲堂：从富强到文雅 /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凤凰丛书)

ISBN 978-7-5399-3671-0

I. ①世… II. ①凤…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性—文集 IV. ①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9058号

上架建议：大众文化·畅销书

编 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黄孝阳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99-3671-0

订 价：28.00元

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005
甘 阳：第二次思想解放	033
甘 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055
蒋 勋：衣食住行中的美	075
蒋 勋：美在味觉中觉醒	093
王 康：世界图景中的“五四”	111
何怀宏：三十年社会道德变迁	133
朱大可：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149
龚鹏程：儒学复兴的隐忧	167
周桂钿：现代社会的义利之辨	185
童世骏：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201

序 于热闹处安静听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于2000年开讲，至今已有五百多位演讲者登台，四位主持人接力主持，千余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和文化，需要更多学术殿堂独立思想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我们以为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

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而思想的厚重，又随了传播远走，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于四野。

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

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这些交流，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

生命的个体往往渺小，不可估量的变量时刻影响着生命的流向与路径。我们都是从原点出发，像螺旋线一样盘旋着向上或向下，感悟着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大师的现场讲演也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与他们作智慧的交

流。一本书，一个午后，一杯清茶，或斜依窗前，或枯坐树下，随着书页刷刷翻过的声音，一种高远的快意漫过流动的生命。

从青涩到成熟，从学习包容到提升自信，如同春闹枝头，繁花待放。中国正在努力担负大国的责任，中国人正在跨越“百年民族悲情”年代，从敏感、激愤、“输不起”，到宽容、理解、承担，“具备了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一种开阔雄放的视野在民众之中悄然站定。《世纪大讲堂》想告诉人们，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不间断地开放脚步、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才可以有一种丰满的人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

刘长乐

刘再复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1989年辞职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等，散文集有《读沧海》《寻找的悲歌》《人论二十五种》《漂流手记》等。作品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多种文字。

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

先是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现在没有了。

贵族精神的缺失造成我们“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造成我们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造成我们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鲁湘：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贵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一种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意味着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

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和缺失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请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为我们作答。

刘先生，我知道您1989年出国以后，就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文化漫游，您有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

刘再复：整整十九年了。

王鲁湘：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再回来是什么感受？

刘再复：这次借着凤凰的翅膀能够回来，看到北京的变化真大。像我以前住的建国门外，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认不得了。

王鲁湘：包括社科院那座您很熟悉的大楼，外表也完全变了。

刘再复：对，完全变了。

王鲁湘：有人说，一个人离家远游，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回

家，为了感受家里的亲切，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您这么多年一直游历欧美，在海外进行文化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家园，会有什么样新的感悟？

刘再复：我过去读《荷马史诗》，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模式：《伊利亚特》是出征，《奥德赛》是回归。对于中国，我觉得处在中国看，可能看不太清楚；反而从国外回来再看，会感到今天的中国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您对贵族精神的思考，可能也是游历欧洲的过程中，反观自己家园时产生的一个灵感吧。

刘再复：有这方面原因。欧洲的贵族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虽然法国大革命打断了一下，但历史上形成的一些贵族精神至今还在延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大国的崛起不只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人文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走了近三十个国家，视野打开了，再看我们的国家，会看得更清楚，也更低调。

⑥我是研究新文学的，也研究文学理论。我对“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评价很高。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文字奉还”，使文字不再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掌握。在“五四”以前，文和言是分开的；新文化运动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提倡用白话来写文章，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字奉还”工程。

五四运动的概念错位

除此之外，“五四”运动还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孔夫子为代表，已经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二是发现逻辑和理性成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阙如。这两个发现使“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杀。同时，我对“五四”也作了一些反省，包括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进行反省。建设平民文学固然是好事，但推倒贵族文学是有问题的。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概念的错位。

一个概念错位是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之间的界限，即没有分清贵族阶级与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是贵族？按照词典的解释，贵族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它当然带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就是另一回事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贵族政权，却把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化保留了下来，所以到现在法国的最高奖章还叫做“骑士勋章”。骑士就是次等贵族，是代表侯爵、公爵替国王打仗的阶层。

另一个概念错位是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很多平民实际上是有贵族精神的，像《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贾宝玉在《芙蓉女儿诔》里形容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她的人格很高贵，她的身上是有贵族精神的。

贵族精神的四大内核

那么，什么是贵族精神？西方很多大哲学家、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从托克维尔到尼采、罗素，都不断地对贵族精神进行定义，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把它们作了归纳，总结出最核心的几点。

第一是“自尊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相当有天才，他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去世，好像预感到贵族将在二十世纪灭亡。他预见到这个，所以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在《善恶之彼岸》和《道德的谱系》里，尼采对贵族精神进行了定义，认为贵族精神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自尊精神”，即对自由意志和个人尊严的充分肯定。尼采认为上层人与下层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原则是不一样的。他很偏激，鼓吹上等人要向下等人开战，但是他推崇“自尊精神”并没有错。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伟大的贵族诗人都死于决斗。决斗体现出一种信念：有一种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那就是我个人的尊严。所以，自尊是一个贵族最根本、最重要的精神。

第二是“讲求原则”。我们生活在人的社会里，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与人相处时要讲原则讲规则，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这是贵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比如决斗，双方按规则站在20米以内，用手枪互相射击，直到一个人倒地为止；如果其中有谁违反这个规则，不用比，就立刻是失败者。

英国的贵族传统很发达，形成了一种公平的游戏原则叫“费厄

泼赖”^[1]。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该说有一定道理^[2]。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也写了一篇文章叫《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的。

我为什么说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就是因为流氓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不讲原则、不讲规则，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时说过，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循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所以贵族精神除了自尊之外，还有自律。

第三是“保持低调”。凡是贵族，一定是低调的。他在自尊、自律之外，还有自明。贵族拥有土地和财富，也拥有较高的学识和修养。他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知道个人的有限性，所以不敢唱高调。其实有力量的人都是低调的。鲁迅先生说，猫比较有

[1] 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意思是光明正大地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

英国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

[2] 鲁迅这篇杂文发表于1926年1半月刊《莽原》，是回应林语堂讲的“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应该好好努力鼓励的观点。鲁迅说：“‘费厄泼赖’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力量，所以它不叫；老鼠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很有力量，所以它的耳朵总是垂着的；兔子没有力量，所以它的耳朵老是翘起来。

看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些“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因为凡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由学识与修养融汇形成的一种精神气质。中国有句俗话说叫“皇帝话少”，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皇帝是第一贵族，所以他不讲太多话。

第四是“淡漠名利”，不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3]里特别提出来的。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离世俗社会远一点；淡漠名利，安于清贫质朴的生活，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

以上四点是我自己概括出的贵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贵族精神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积淀。在欧洲贵族的历史传统比较悠久，贵族精神从原来由贵族主体创造，到后来变成整个社会共享的一种精神财富。比如我们现在一说起“骑士精神”，马上就想到“慷慨、正直、尊重妇女、扶持弱者”这些字眼。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全人类共享的优质精神遗产与高尚的思想境界。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国的国民性时，认为俄国人

[3] 沈约（441—513年），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出身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作《高士赞》称颂隐士高人：“亦有哲人，独执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从污禄，靡惑守饵，心安藜藿，口绝炮戢。”

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和骑士精神。其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正直。圣人超乎寻常，标准太高，不容易做到。做不到就要戴面具，就变成虚伪，而虚伪恰恰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是有道理的。旧道德变成了伪道德，多少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骑士精神有关。

贵族精神的文学表现

贵族精神的精华通过贵族文学充分呈现出来。我把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贵族精神概括为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两人都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家。屈原在《九章·橘颂》^[4]里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自己人格的高洁。普希金也有很多诗歌表现出诗人品格的高贵。品格的高洁

[4] 《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原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